

《羊城晚报》隆重连载的脍炙人口之作。“榕树下”网站特别推荐的“非常小说”

二奶劫

ERNAILIE

魏
晓
霞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奶劫/魏晓霞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1.1 (2001.8 重印)
ISBN 7-5411-1983-0

I. 二... I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501 号

责任编辑: 陈 红 林文询

封面设计: 郭 川

版面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刘文玉等

书 名	二奶劫	定价 18.00 元
-----	-----	------------

作 者	魏晓霞	ISBN7-5411-1983-0/I·1716
-----	-----	--------------------------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0 千
-------------	------	----------	----------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3501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四川华字照排公司照排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7851176

作者简介



魏晓霞，现居京城。一个违背“父母在，不远游”古训、喜欢四处流浪的东北佬。

生于“自然灾害”前夕，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虽出身书香人家，却苦于无书可读。遂不知天高地厚发下宏愿：要写书给自己看，也给别人看。

大学毕业后，在神州版图上专拣美丽迷人的城市栖居。做过出色的语文老师、知名的广播电视主持人、玩儿命的报刊记者后，发现热闹的日子居然乏味，于是自贬岭南，下海捞鱼。结果是，鱼没捞到只得些虾米。

据说，天南地北，居无定所的收获是用最短的时间享受了最丰富的人生，还有那些珍贵的经历和儿部长篇、无数短文。这也许是她目前最大的一笔财富。

目 录

落入狼嘴的小羊·····	1
上天派来了阿洪·····	9
阿花的无聊·····	15
湖畔花园别名“二奶村”·····	19
危险的信号·····	28
不如早些死了算了·····	32
人生就是戏·····	46
医院病床上的噩梦·····	50
那个女人早死了·····	60
做二奶的规矩·····	64
她太老了·····	71
女人喜欢瞎胡闹·····	76
神秘女人——阿珍·····	85
阿花终于怀孕了·····	88
“老公”的老婆病了·····	90



感情成了肉体的奴隶·····	99
因小失大的事他不做·····	110
你老公做什么生意的? ·····	113
最怕的事终于发生·····	120
死也不过那种日子了·····	125
别人眼里的风景·····	130
小官员的嘴脸·····	140
她只想维护合法权益·····	147
我不恨老公·····	155
儿子是我的命根子·····	164
小玫被逼走了·····	169
包个二奶算什么·····	171
女人不会生儿子真是很惨·····	179
你老公是谁·····	181
离婚? 拿五百万来·····	187
离婚总是女人吃亏·····	192
阿花的孩子丢了·····	194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01
阿珍有些不正常·····	204
死的死了逃的逃了·····	211
这烟一条几千元·····	215
陈小丽陷入绝境·····	218
你真想要我的命啊? ·····	222
跟大婆住在一起·····	225
阿裘至少是个善良男人·····	227
阿花遇到了爱情·····	231
阿裘自觉分身乏术·····	234
小白脸情人要走了·····	236
两个女人相处的尴尬·····	241
阿珍觉得有件事要做·····	245
娇娇被到处追杀·····	247
盯梢·····	249
要你老婆来跟我谈·····	252
游戏人生的滋味·····	258



落入狼嘴的小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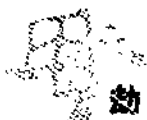
广东沿海水城 H 市。湖泊纵横。绿树成阴。刚进三月，已是花团锦簇。

这座美丽的城市，只能吸引游人的目光和脚步。本地人像陈小丽这样有闲的实在不多。而此刻，陈小丽却正在商业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徘徊，表面平静，内心烦躁：现在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

这条街在 H 市的名气之大，就如 H 市在广东省的声名之响，足以让每日以花钱为职业的女人对它犹如对待床上的男人，哪儿有颗痣，哪儿有块胎记，哪儿有个肉瘤什么的，她们都了如指掌。所以陈小丽的为难绝不是因为路径不熟，方向不明，或不知先去哪家店好，而是因为昨晚阿洪对她说：“以后我要天天回来陪你。”

有人要包她做二奶！难道这不是一个操持皮肉生涯的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么？如果换了娇娇、小玫她们，不要欢呼“耶！耶！”才怪呢！可是陈小丽却高兴不起来。早在少女时期就在心里无数次勾勒过的“白马王子”的形象，与这个阿洪简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陈小丽要的是一个全心全意以她为中心、奉她为“掌上明珠”的男人，可阿洪这个家伙，每日里忙得像一头拉磨的驴，到了夜里，把盼了一天的“事儿”做完，立即就会鼾声如雷，连陪她说句话的兴致都没有。他从来也不主动讨好她，更不在她面前提他老婆一个字。她明白，阿洪虽然真的喜欢她，可是，二奶，已经是他能够给她的最高规格的待遇了。对“二奶”





这头衔，她从心底里有一种抵触情绪，她从阿花、小玫和许许多多女人的身上看到了做二奶的无聊日子，那毕竟不是一个正常女孩子的理想出路。

何况，她的背后还有个虎视眈眈的阿裘呢！

心里一乱，脚下就犹豫踌躇。

路边有一个男人正在注意地打量陈小丽，一看打扮就知道是外地人，可能是把她当做“街边鸡”了。陈小丽对此已经熟视无睹。在这座城市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是不能在街边留连的，哪怕你在等的士那一点工夫，都会有人盯着你，揣摸你；或是盘算着该不该邀请你去什么地方喝一杯，聊一聊，顺便探讨一下“其他可能性”。这些男人都是一些来广东打工的外地人，他们囊中羞涩，进不去大酒店，叫不起小姐，就只能到幽静的湖边或热闹的商业街来寻找目标。刚来广东时，娇娇、小玫她们都曾有过路边等客的悲惨经历，但陈小丽不同，自从她顺从了专事皮条生意的老乡阿狗为她所作的安排，就从来没有为生计发过愁。

那男人果然试试探探地凑上来了。他张了张嘴，还没等说出话来，陈小丽就扭头走开了。真是狗眼看人低！陈小丽现在已经是有人疼、有人爱的人了，用得着你来擦鞋？想到这儿，她回头狠狠地瞪了那个路边找食的没出息的男人一眼。这时候她再想起阿洪来，心里便不知不觉地有几分温暖和骄傲的感觉了。

可是她还是觉得别扭，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阿裘那个王八蛋，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陈小丽的家在湘西一个说穷不算最穷，说富却一点谈不上富的地方。那地方一年到头能见到的最好的东西，就

是屋梁上吊着的黑乎乎的腊肉和腊鱼，爹娘每天早起只是深情地仰头欣赏它们，并不去碰一下，要等到有贵客来临或是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元旦，陈小丽和哥哥、姐姐才有机会亲近它们，但却不能尽兴。就是这么苦的日子，甘甜的山泉水却养育出了陈小丽这么个水灵狐媚的细妹子来。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已经出落得窈窕丰满、亭亭玉立了。

前几年，陈小丽还小的时候，就听见爹娘私下里议论，列举的都是村里谁谁家的女伢有出息，去广东打工才两年，家里楼也盖起来了，媳妇也娶上了。“咱家丽伢子比她们谁都不差，将来准比她们都强！”这是爹的话。娘说的什么她没有听清，但小丽感到娘对自己也是满怀期望的，因为日子实在太艰难了，哥哥已经二十七八的人了，可靠着土里刨食的这点本事，到如今还娶不上老婆，整天没精打采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娶媳妇需要钱啊！

陈小丽在学校学习不算最差的，她一直做着上大学的梦，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次高兴了，哥哥还许愿说：“念！念到哪我供到哪。”可是当她上了初中后，哥哥就再也不提他那次热血来潮的承诺了。陈小丽可不管，她要念书！不好好念书，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啊！她可不想像父母、哥哥、姐姐们一样，在这穷山沟里呆到老，耗到死。她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风景优美却寂寥空洞的家，另谋自己的幸福出路。

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毕业，在报考中专还是继续上高中的问题上，陈小丽自己也开始犹豫了。最后，她还是报考了中专，早点毕业就可以早点自谋生路，不拖累家里。而且，自己有了工资还可以帮哥哥娶个媳妇，哥哥从小都是最疼她的啊！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汉，被没滋没味的光





棍日子折磨得都快枯萎了，让陈小丽看了心痛得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入学通知书还没有下来，村里人最崇拜的阿狗从广东回来了。全村男、女小青年的情绪立刻成了一锅烧沸的粥。

阿狗本是村中一个游手好闲的壮汉，人长得挺精神的，可是却老娶不上媳妇，只因阿狗不思劳作，连饭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前些年阿狗跟上一帮做泥水工的老乡去了广东。没想到做工程的没发，阿狗却不清不楚地在广东发了大财，每次回来都是一副腰缠万贯、衣锦还乡的神气活现状。据他自己讲，是专门给广东的老板搞“人才招聘”的。难怪他常常要回来在十里八村招募年轻细妹和伢子，只要人长得有头有脸，其他条件一律放宽。这些小青年一出去，乡里的邮局可就忙起来了，汇款单不停地往村里送。乡亲们没法不对阿狗另眼相看了，陈小丽的父母和家人心也动了，这天晚上他们凑在桌上吃饭，头一回议论起了这个从前一贯看不上眼的阿狗，哥哥也夸，姐姐也赞，都说阿狗有出息。

最后，一直沉默地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爹，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一眼小丽，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全家人顿时鸦雀无声。

陈小丽知道家里要供她上学已经非常困难，父母老了，已经等不及她中专毕业再来孝敬他们了。可她心里还是感到一百个委屈，她放下饭碗，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哭了半夜。一赌气就跟着阿狗来到了广东。

可是刚到H市，陈小丽就开始恨家里的每个人，她觉得自己被他们联手出卖了，他们是她的亲人啊，可是他们却把她交给了回到家乡去骗女孩子来广东卖身的阿狗，生

生把她葬送了。

到了广东的第一个晚上，阿狗就把小丽的所有梦想都砸了个稀巴烂，他把她扔进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然后就面目狰狞地把自己的衣服先扒了，露出那脏兮兮的家什来。从小生活在全家人呵护之下的陈小丽，无法想像男人怎么可以这样丑陋、无耻、凶残，她就像一只落入狼嘴的小羊，受到了致命的惊吓，当场就昏死过去。

陈小丽没有跳进西湖一死了之，就是因为阿洪。那晚她一个人像幽灵一样在西湖岸边僻静处游荡的时候，经过这里的阿洪突然在她身边停下来，对她说：“别做傻事啊，你还这么年轻！又这么靓！”然后，他就好像躲避什么似的匆匆走掉了，留下陈小丽一个人呆呆地愣了好久，她想，能对漂亮女孩儿不动歪心眼的男人不多了。

因为天色晚了，陈小丽对阿洪的相貌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他的个头不高，声音低哑，走路还有点儿罗圈腿。陈小丽被这个小个子罗圈腿的一声提醒，从绝境中拉了回来。是啊，她还这么年轻，还什么都没有享受过，还没被男人疼过爱过，就这么死了，谁会在乎呢？只有年迈的父母痛心罢了。她甚至连H市是个什么样子都还没看清呢！她还想到深圳、广州、珠海去玩玩呢，来一次广东，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真不甘心啊。

这么想着，陈小丽就扭头往灯红酒绿的闹市区走去，她想起了阿花，那个跟她一块儿被骗来的小老乡，她就在前面的南湖大酒店当坐台小姐。

阿花比陈小丽大几岁，虽然长得没有小丽那么艳丽，但也是人群里头很出众的女孩。那晚她从阿狗的房里出来的时候脸上是平平静静的，只是头发零乱不堪。第二天，





她就到南湖大酒店去了。阿花对命运的逆来顺受，使她来广东后的一切，比陈小丽更顺利。昨晚她下班回来的时候就给几个同住的小姐妹买了西瓜，这是广东夏天最廉价的水果。她疲惫的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是一个农夫意外地收获了一袋稻谷的喜悦。

娇娇和小玫虽然比她们早来了那么几个月，但她们的运气还不如阿花。她们没有阿狗那样的皮条老板帮衬，因为她们都长得丑了点，阿狗在H市嫖客中的名气是靠手下美女如云打出来的。他选择小姐的标准相当严苛，他看不顺眼的女孩，免费送上门来也不瞄她一眼。

娇娇边吃着廉价西瓜边叹息自己的命运不好：“都怪我娘，怎么给我生了这么个难看的模样啊？”

而小玫却是个心高气傲的女孩儿，这会儿听了娇娇的话，她撇了撇嘴：“自己没本事怪老妈干嘛？我就不信广东地方这么大，会没咱的饭吃？”

“那当然，得看你干哪一行，要是捡破烂啊，我也饿不死！”娇娇没好气地堵了小玫一句。

阿花在一旁只顾照镜子，摆弄她那新染的头发，陈小丽看着西瓜却一口也咽不下去。她想着阿狗那足以让人一辈子犯恶心的臭嘴，他那粗暴得跟发情的畜生没两样的动作，对待她好像是在对付一头母兽，而不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陈小丽的嗓子眼儿从那时一直到现在还在发干、冒火。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心里只有屈辱和仇恨。

阿花好像看出了她的心事，边照镜子边从那扭来扭去的小嘴里轻描淡写地溜出一句：“小丽呀，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先委屈点儿，咱们还年轻，以后好日子还少得了？”

陈小丽忽然觉得这会儿的阿花显得特别丑。她懒得搭

理阿花，自顾把头扭到一边去。

娘要是知道了她现在的处境，还不要急疯啊？哥哥知道她已经上了贼船，会怎么想？他还有心思为自己娶不上老婆而焦急么？想着想着，陈小丽不禁大放悲声。娇娇、小玫和阿花都愣住了，接着就都忍不住陪出些眼泪来。

南湖大酒店在H市名气十分了得。这里的小姐是全市最多，也是最漂亮的。到了夜里，门前泊着的是来自各地的豪华轿车。一年四季客房爆满，根本没有所谓的旺季、淡季之分。

陈小丽刚一进门，就见几个坐在大厅等客人的小姐的眼睛里射出钉子来。显然，陈小丽的艳丽妩媚刺痛了某些小姐的某根神经。果然，立即有客人把目光向她这边投来。

陈小丽慌忙往里面走，她听阿花说酒店有一间专门派小姐的房间，类似于调度室，小姐们上了班，就坐进这间“调度室”，边化妆边等妈咪来“乱点鸳鸯谱”。

陈小丽懵头懵脑地往里闯，走廊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绕得人头晕，却怎么也找不到那间房，因为这种房间是不会挂出牌子来的，名不正，言不顺。

走廊很窄，灯光幽暗，泛着一股昏昏沉沉的粉红，令人越走越感到窒息，心里慌慌的，两腿抖个不停。陈小丽正急得一头是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跟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人猛地拉住她，肆无忌惮地凑近她的脸端详她，陈小丽吓得差点尖声叫起来。

“小丫头，这里不是你乱跑的！”那是个嗓音粗哑的瘦女人，年纪不小了，浑身上下干干巴巴一点儿水分都没有，只是两只大黑眼睛和两片大红嘴唇十分的妩媚，“过来，这





边说话。”她并没有真的怪罪陈小丽的意思，而是拉上她就往走廊尽头走。推开角落里的一扇门，里面的香气顿时扑面而来，差点把陈小丽呛了一个大跟头。灯光很亮，照着一屋子的女孩子，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娇艳欲滴。陈小丽还没缓过神来，冷不防就热乎乎地被人从背后抱住：“小丽，我知道你早晚会来的么！”

是阿花。

“你们认识啊？是老乡？噢，是了是了，你就是死阿狗带来的那个陈小丽吧？这会儿总算想通啦？”瘦女人撇了撇嘴，“那好，阿花，以后就把她交给你了，我看这丫头能有点儿出息！”

陈小丽的皮肉生涯从此开始。

毕竟年纪还太小，她对这“工作”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被碰疼了就会失声大叫。这本是求救的叫声，却往往被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嫖客当做是对他自己床上功夫的赞赏，所以陈小丽的灾难有增无减。

“别愁眉苦脸的，习惯了就好了。”阿花和小玫都这么说。

“你得自己找高兴啊，找到乐趣了，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娇娇说。

最糟糕的是，在这种屈辱的境遇下，男女之间的事变成了一种机械操作，一种目的性非常直截了当的交易，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任何乐趣，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每天度日如年地熬钟点。下班后听着阿花和娇娇她们议论男人们怎么怎么被她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说到开心处便疯笑一通，陈小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傻丫头，只许他们玩我们，就不许咱们也玩玩他们？”

不信你试试，这种事，谁主动谁就有乐趣！”阿花像个教练一样头头是道。

对那些动物一样的情节，陈小丽连回想都不愿回想一下，她觉得有钱的男人真是下三烂，只要脱了衣服，就撕下面具变成野兽了。她哪里还有心思想着怎样玩弄男人啊？只求快点儿接待完一个，再来下一个，钱包分量越来越重了，她的心才轻松一点点。

上天派来了阿洪

那夜，陈小丽被一个瘦得像大烟鬼似的家伙折磨得死去活来，她当场把晚上吃的东西都呕出来了，那家伙犯了恶心，才悻悻地罢了手。

冲洗干净的陈小丽本想回去休息，她实在力不从心了。可就在这时，妈咪领来了一个男人，连哄带吓唬地把陈小丽推给了他。陈小丽来不及化妆就上了阵。她躺在那儿闭了眼睛一言不发，脸色苍白，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可是她等了半天，对方却没动静。陈小丽有点儿莫名其妙，张开眼睛见到那客人坐在一旁自顾自地在吸烟。浑身瘫软、精疲力竭的陈小丽乐得正好趁机偷偷懒，就又闭上了眼睛。她想等到那家伙冲她发火，正好可以就势耍赖不做了。可是等了不知多久她不知不觉地就睡了过去，直到醒来，才发现人已经不见了，床头却放着三张百元钞票。

过了一个星期，陈小丽终于又见到了那个不辞而别的怪男人。一见面他就笑了：“你化了妆我才敢认准你呀，那天在西湖边的不就是你么？……”陈小丽以为他在套近乎，





并不在意他的话。跳舞的时候她发现他的个头比穿了高跟鞋的她矮了一截，腿还有点儿罗圈。

上了床，他开始笑咪咪地端详她：“你真的是好靓喔！那天在湖边我看到你想跳水的样子——为什么？”

陈小丽这才明白，这个人曾救了她一命。而且，那天在她快被蹂躏死了的时候还发慈悲放了她一马。她想起了那三张百元钞票，心里有点儿热，却一时说不出任何感激的话来，她对所有嫖客的仇恨让她紧紧地闭牢了自己的嘴巴。

这个男人与其他男人有什么不同？还不都是拿钱来买她们的尊严的？于是，她不声不响地开始脱衣服。

“不急，不急的。我们倾倾（说说话）。”男人好像见到了熟人朋友一样。

“不行，我还要做生意呢！快点吧。”陈小丽才不理这种嫖客呢。谁知他安的什么心？她面无表情地说完，飞快地瞟了他一眼，看到了他脸上的失望和尴尬。

男人很有耐心，对陈小丽任性的孩子气一点儿不恼。临走时特地多留一张百元钞票，还留了一个BP机号码，说：“有什么困难，找我，我叫阿洪。”

从那以后，阿洪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趟，一来就点名找陈小丽。两人越来越熟络，可是陈小丽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嫖客，并没有任何别的想法。谁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三年一转眼就没了。好像是命运的安排，陈小丽刚满十九岁的时候，那个好久不见了的阿洪突然又出现了。

“阿丽呀，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呀？”

“你说我该做什么？”

“啊……啊，对不起，我以为……你早就发达了。”

“讽刺人也不是这样的呀？”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啦！”

陈小丽明白阿洪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三年里，阿花已经“功德圆满”地被包了二奶，娇娇也跟一个老板在同居，那男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也跟包了娇娇差不多了。小玫正被一个政府的小官员追得团团转，陶醉在所谓的爱情之中，前途也似乎一片光明。只剩一个陈小丽还在坐台，老相识很多，也不乏怜香惜玉之徒想将她金屋藏娇，但她一个也看不上眼。南湖大酒店虽然已经成了她的一统天下，可是红得发紫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没人真心爱你真心疼你？

陈小丽惟一的成就感就是远在湘西的家已经彻底脱贫，奔了小康，不仅哥哥娶了全村最漂亮的姑娘，而且家里盖起了堂堂皇皇的小楼，陈小丽已被家乡人传为“圣女”，村子里父母教育女儿的口头禅就是：“你看看陈家的阿丽，多有出息！爹娘总算没白生养她一场。”于是，陈小丽成了村里女孩子们争相效仿的人物。

可是陈小丽的苦恼是家乡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在生存和尊严发生矛盾的时候，生存是第一本能，至高无上，尊严却成了奢侈品。她在广东所失去的尊严，恰恰又在不知情的家乡人那儿拣了回来，这使陈小丽的虚荣心恶性膨胀，为了源源不断地往家中寄钱，只能硬着头皮强颜欢笑，在形形色色的男人中间周旋下去。

这一切，怎么向阿洪解释得清呢？而且也没这个必要。

本是出于关心问了那些不该问的话，阿洪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急急忙忙地请陈小丽出去吃饭，又买了花送她。陈小丽把那束鲜花拿到手，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她

